



黃淑珊

十年同遊

金

我敲你的門。是你嗎？我問得莫名其妙。忘了你怎樣回答，宿舍窗外，金醇的楓葉大概替你點了點頭，我們便一起了。一起了十年，像乘著一道金光。

你生日，駕車到金門橋看日出，拍了我們第一幅合照。金門橋在我們身後張開雙臂，它的懷中，你稚氣未脫，我睡眠惺忪。一天你髮鬢斑白，我仍會看到這個十九歲的你，和這兩個相愛的孩子。

加州的陽光令日子份外燦爛。超級市場裡，加州的水果又多又美，我們像誤闖天宮的凡人，貪婪地挑那豐蜜的桃、李、櫻桃、葡萄，總是滿載而歸，然後回宿舍一邊吃，一邊看電視，看米高佐敦騰空射球，看保羅占美吵鬧和好。再晚一點，你把經濟題拿出來做，我把吳芙的小說翻開來看，繼續吃葡萄。夜深，餓了，駕車到Mountain View吃一碟港式炒麵，到廿四小時的Denny's在零晨一點吃一份歐陸早餐，或者到Drive-Through買一個肥厚欲滴的漢堡包。

回程，路上幾乎沒有車，我喜歡打開窗吹風，看El Camino上的紅綠燈，像鑲在夜幕上的紅寶石和綠寶石閃耀著。加州的夜晚清涼，涼風中，看陽光褪去後的寂寥，我會心慌。但轉頭看你開

城市文藝

車的側面，在異鄉深夜的荒涼間，身邊有你，一道走，我莞爾。

你不太喜歡說話，起初我生氣，後來我想，我們是在共享時光，寧靜地，奢侈地。就是在萬千其他中，選擇其一，傾注淳淳的情，共渡光陰，共濟韶華，致令兩個人親密，令愛獨一無二。若說一寸光陰一寸金，我們便擁有一座金礦。那些真灼的歲月，爛漫的日子，埋在心的礦田，爍爍成金。一晚，宿舍停電，沒有音樂和電視，連電腦的運轉聲也停頓，我倆的世界突然安靜得發鳴。漆黑中，我竟覺得輕鬆自由，無牽無掛。原來兩個人簡單地在一起，已經那麼豐足。

她亮亮的墨綠，我叫她Lulu，你不反對，只堅持是個他。Lulu載著我們，在加州的地圖上繪出一張金網。想吃新鮮的蒸魚，便往南去San Jose吃鏞記，飯後，到Ranch 99買維他奶和菠蘿包，再到隔壁喝珍珠奶茶，又逛逛CD舖，買一張王菲。周日，心血來潮北上三藩市。市中心的路，高低起伏像過山車，而且單程路特別多，我們便在迷路中欣賞風景。爬上坡，好不容易到頂，景色豁然開朗，嘩！海！我們尖叫，原來前面就是太平洋。再往北，過了金門橋，便是柔麗的Sausalito，一個沿著海灣而建的可愛小鎮。那間小餐廳的香檳和雪白桌布，見證我們的金玉十年。

遊山玩水，有時去得更遠。往東北，到Napa嗜酒，到Tahoe滑雪。往東南，去優山美地(Yosemite)看崢嶸的雪峰，也創造了只屬我倆的雪山怪人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皓皚。沿海的Monterey也是我們愛去的，去水族館看胖嘟嘟的海獺，去海邊看成群的海豹和悠閒的海

鷗。走Highway 1沿海岸線繼續南下，海就在手邊，彷彿我們是航行在金光粼粼的大海上，而不是陸地。到達滑浪勝地Big Sur，Lulu也累了，你替她換上新的輪胎。

長途車旅(road trip)，我們還開過到洛杉磯、迪士尼、拉斯維加斯和聖地牙哥。離開了市區，加州打回沙漠的原形，很平，很乾，放眼遠望，盡是旱土枯草，和一片慘淡的灰藍的天空。駕著一輛潤綠色的車子飛馳，我們擁有一塊漂流的綠洲。其實，目的地只是藉口，同行才是醉意；可以同遊千山萬水，在人山人海刻出一張屬於我倆的版圖，是緣份。輪子在我們腳下滾動，里數追趕著落日，我們飛行在時空之上——路是鐘面，我們是發光的時針。

長達十小時的旅程，都是你開車，我看風景、看地圖、哼歌、胡說八道、吃零食、剝橘子、睡覺。我愛捲在車廂裡安穩地看風光在窗外流逝，有時看著看著便睡著。有幾次，到了你才叫醒我，笑我沒有盡娛樂司機的責任，害你差點打瞌睡。後來你告訴我，身旁有個人，縱使在呼呼大睡，是和一個人開車不一樣的。這是你對一個人愛護和負責的演繹。感恩節到東岸，坐飛機再租車子，遊覽了密西根、俄亥俄、底特律、波士頓。在Ann Arbor第一次看雪，我興奮了一會兒，便開始累，身體不肯活動，竟然在餐館吃飯時睡著了。你笑我是冬眠的小兔。無論去哪兒，我們都滿載逸趣而歸，迪士尼的mint julep、Del Coronado的班戟、Ann Arbor感恩節的火雞餐，是你我的記認了。

回程，不論從哪裡歸來，都是走Highway 101回校園。夕陽斜照，撥開金碧輝煌的扇子，照亮這片沙漠。我們眼前一片金亮，亮得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彷彿溶化了前路。六條行車線的高速公路上，風馳沙騁間，我們朝這片廣漠的金亮駛去。這時候，天空的另一邊，月亮已悄悄上粧。

這串流金流光的日子，是奔向永恆，抑或一種只有星月才明白的結局？

木

香港回歸了，千禧躍進了，雙子塔煙滅了……外面的世界時移物轉，我倆的世界桃花依舊。

在溫哥華參加完朋友的婚禮，開車到班芙（Banff）。你很喜歡這塊地方，說一定要帶我去看看。十年後，我們終於到達了。

是你精心挑選的，這間河邊的小木屋。我們腳下，河水抓著石頭奔騰而去。我聽湍湍水流，無止無休，想我倆得以同時同刻立於此岸的奇妙和雋永。

早上，去Lake Louise 沿著湖散步，再登山到Lake Agnes，在雪峰下的小茶室休息。走到懸崖邊俯瞰，你看，原來我們爬了這麼高！不是嗎？十年，看盡柳暗花明，今天站在高處。

第二天，到Lake Moraine 划船。四周幾乎無人，那安寧有禪味。峭壁不時滾下碎石，石頭掉進湖中，泛起了漣漪，才顯出這碧綠，柔彩柔彩的，是水，不是綢緞。我被這美嚇呆了。你穿一件紅色的救生衣，在翠綠的湖水上，舉起划槳讓我拍照。剎那間，我感覺到一種昇華至山水金石之間的愛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環抱Lake Moraine 的山脈，叫做Ten Peaks（十座雪峰）。

十年，我看著小木屋的原木屋頂想，就是

樹木長十圈樹輪的時間。我的手心上，也長了十圈屬於我倆的心輪。

水

工作令人心煩，香港叫人氣悶，我們不停往外跑。台北、上海、東京、首爾、曼谷、新加坡、民丹、布吉、宿霧、峇里，我們都一起去過了。

倒過來說，沒有去過的，還有那麼多。

慵懶的赤道天氣，怡神的藍天碧海，整天的游手好閒，我們又變成沒有煩惱的孩子了。我喜歡看海，但不太敢在海裡游泳。你邊哄邊拉，海水已來到我胸口了。來，我們往那兒游！你說，然後拖我的手。在海水裡，那麼舒坦，魚兒在我們身邊曳行。一種脫胎換骨的輕巧。

你剛學滑浪，租了一塊滑板，準備迎接峇里馳名的海浪。我站在沙上打氣。起初，你連站也站不起來。屢敗屢戰，慢慢，可以滑起來了，我急忙替你拍照。我正興奮，突然來了一個大浪，你從滑板上跌了下來，被浪一捲，不見了！過了一會，你的滑板浮上海面，但你呢？怎麼找不著你？我跑到淺水處，對自己說，一定沒事，一定沒事，不可能有事……當我焦急得雙腳發軟，什麼都不會做的時候，你出現了，額頭撞瘀了一大塊。我嚇得幾乎哭了，你上岸還要安慰我。

你說，從滑板掉下水後，暗潮把你捲到海底，你的頭撞到海床的石頭。那一刻你昏黑了過去，不知過了多久才醒過來，本能反應地掙扎上水面。你心有餘悸。我不敢想像如果你沒有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醒過來。

睡前，你問我，會來救我嗎？我說當然會。你笑。我替你仍然滲血的傷口塗藥，心很痛。愛一個人，心裡有一條河，流向他的永生。

火

南非是我們去得最遠的地方了。

第一次看南半球的星夜，有天翻地覆的暈眩。南非的星星比它的鑽石還熾亮，而且很近，很立體，好像隨時會從宇宙的屋簷掉落我們手中。躺在閃閃星光下，我感到一股陳舊的力量，把星星從前世拋到今生。

然後呢？我問。

在那顆紅星，我們相約。你指著獵戶胸口的紅痣說。

生命是燃燒的，灼煉情感，消耗心血。有時候，累了，看到疫症的無情，驚慌了，便會想燈滅以後的事。你不怕的。你說來來去去，經歷很多遍了，你不怕。你的眼神，有時像蒼老的星星，發出熹明睿哲的光芒。

我們住的酒店，有兩枚火炬聳立門口。這兩團熊火，火舌燐燐，在夜幕襯托之下，像兩個頑皮的孩子，東拉西扯，有時像在遊戲，有時又像在私語，然後格格大笑。看那興烜熾熱，多麼貪婪時間，多麼眷戀溫柔。我問過自己，燃燒過後呢？到了盡頭，獨對灰燼如何釋懷？

那麼，我和你之間，取一粒小火苗，種在宇宙的懷抱裡，與天地同在。一言為定。

乘著星之盟約，我們去過更遠的地方了。

土

謝謝你，陪我歐遊。

周遊列國，時間那麼多少，神往的那麼多，每天都走得雙腳發酸才罷休，連鞋子也走壞。我們的兩隻腳，走出一道照應和默契。

巴黎鐵塔下，米蘭大教堂前，我們一起仰天驚嘆；萊茵河、塞納河上，我們一起沉醉晚霞。凡爾賽宮和新天鵝堡內，我們唏噓奢華背後的寂寥；羅馬古城的廢墟中，捷克古鎮的鐘樓上，我們慨嘆歷史的凋萎和流芳。一起看勝利女神和蒙羅麗莎，看梵高和莫尼，看米開蘭基羅的David、Pieta和Sistine，我們親眼看到美澎湃的力量。

威尼斯的琉璃，布拉格的水晶，教我們著迷；佛羅倫斯的gelato，拿波里的pizza，我們回味不已。我們一起發現羊乳很難吃，paprika很芳香。長途火車上，我們一起看風景，一起腰酸背痛，一起認識一對新婚夫婦。我在維也納病了，你弄蜜糖檸檬水給我喝，我們一起在旅館房間看世界盃決賽。在Siena，我們一起騎單車去找自助洗衣店，顧著單車又要找零錢，等了洗衣又要等乾衣，乾一次不夠又要找零錢再乾一次，弄了一整晚，捧著那堆暖烘烘的衣服卻特別快樂。在布拉格，我只顧看手工藝品，袋子給割開也懵然不知，幸好我把錢和卡用衛生紙包著，小偷摸不到錢包便罷了。我的大意叫你越加小心；我知道你處處在替我提防，便更加隨意了。

那個暮春，Tuscany乍雨乍晴，我們駕著一部小汽車，在郊野上沿著起伏的山勢、蜿蜒的小路追趕陽光。Volterra似是浮在山巒上的

小城，我們在那裡看過最雋遠的日落。Montepulciano是釀酒的古城，城牆內姹紫嫣紅的花，攀附泥褐色的石牆，在遊客的腳步聲中恣意盛放。我們圍著Lucca的舊城牆走了一圈，然後在鎮內一間酒窖改裝成的餐館裡，享受了一頓鮮淳得有田園沃土香味的午飯。回到佛羅倫斯，我們找到一個恬靜的花園，遠離人群。花園裡有蒼翠老樹，也有嬌柔的薔薇。你在樹下打太極，我躺在薔薇下看天空，雲彩如花。

最後一站，來到Pisa，我帶著禱告。著名的斜塔，還有它旁邊的教堂，座落於一片叫做奇蹟草坪(Campo dei Miracoli)的草地。我不清楚它的典故，只是喜歡那名字。奇蹟草坪，不是奇蹟發生的地方，而是培育奇蹟的土壤。於是，我跪在教堂門口的草地上，翻開泥土，把我和你的一撮頭髮，放在泥土下，低頭祈求保佑，再埋好。本來細雨飄搖，突然放晴了。

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結的一天。深一層的同在，便生死連理了。

空

可惜，塵世的連理共諧，我們沒有到達。變的不是我倆，是我們身處的境地。註定的變動，我們擋駕不住。斗轉星移，驛馬星行盡，本命星壇現立室之象。可是恍惚中，夫星落空，幾臨嫁而罷淑粧。剩餘嗟嘆，流金燭曳空疏影，浮槎土動楊李花。十年落幕，一場鏡花水月。

鬧市中，相看無言淚眼。十年，我們看著

對方成長，見證大家的蛻變。同時，我們又一點也沒有變，因為無論世界怎樣轉變，在你我眼中，我們仍是金門橋懷中那兩個傻孩子。二八年華的純真，付託了給你。你的少年夢想，我替你保存。我們的真心是我這十年人生的基石。不再一起，生命驟然失真失重。這聲道別，像大半生被一刀割去。劇痛，抽空。淚不住地流。

旁人說，浪費了十年又蹉跎了青春。我搖頭，不是這樣的。這十年，滿圓了我們；這青春，眷顧了我倆。我們邊走邊學，怎樣去愛，怎樣去令自己愛的人快樂。回望，沿路都是我們的笑聲，我們是那麼快樂。十年的相知相愛，給了我信念，你的笑容，給了我多慮不安的靈魂永恆的日出。

看透了世間離合，五行八字無法裝載的，我們不執著了。同樣的愛，不同的皿而已；不再並肩同遊，卻是另一種共渡。於是，河溪變成了湖泊，走過了晝夜的奔流，現在安於沉默的守護。這源遠流長的情意比姻緣更深厚。

如果時光回轉，我們回到那個金葉颯颯的初秋，我仍然會敲你的門，仍然會問，是你嗎？

重來一次，是你。海角天涯也是你，我的旅伴。